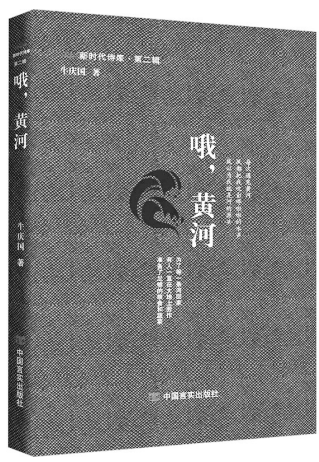


重推

# 遇见一条伟大的河流

□ 牛庆国



地上高贵而庄严的生命。

在兰州生活的这些年,我最大的感触是生活在一个有水的城市,一个随时都可以去看黄河的城市。当我每次回到乡下,村里人问我,在兰州过得怎么样时,我首先说那里有一条大河穿城而过,不缺水。任何时候,想看黄河都能看到。节假日,或者平常的傍晚,我都喜欢去黄河边走走,或者随便在岸边找一块石头坐坐,春夏秋冬都是如此。有时面对黄河想想心事,有时什么都



春天的黄河 吕亚龙

我为什么要写黄河?因为我热爱黄河,而且爱得那么具体。

怎样书写这条伟大的河流呢?我只能从一条河与一个人的关系写起,写下一个人对一条河的追寻、奔赴和依赖,写下河流对土地的滋养和土地对河流的恩情。

我的诗集《哦,黄河》,属于主题创作,从2021年11月到2023年11月,我集中写作了两年时间,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是这两年写的,但事实上,它的写作从很多年前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从我第一次看到黄河就开始了。大约是1994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兰州,在雁滩看到了泥沙俱下的黄河,人生第一次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河。在黄河巨大的震撼之下,我写下了第一首关于黄河的诗,题目叫《好大大大的水》。

在这之前,我也曾见过几次黄河,但只是坐着汽车从黄河上经过,只能算是与黄河擦肩而过。记得第一次是1978年的夏天,第二次是1982年的秋天,两次经过靖远的黄河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好与黄河交流的准备。多年后,我写下了《记忆:夜声》《黄河故事》这样追忆性的诗歌。

在这部作品中,我首先把黄河当水来写,让水回到河流,回到一个人的身体和生活之中。我诗歌中的水,不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那种水,而是生存的需求。熟悉我作品的读者都知道,水在我的诗歌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这和我故乡的自然条件和我的农村生活经历有关,比如《饮驴》《水》等。

在我心里,一滴水就是一粒种子,一声鸟鸣,甚至是一声春雷。一滴水在奔向树叶、草尖、花瓣和庄稼的籽实的过程,就是奔向生命的过程,就是奔向一条河流的过程,也是从历史奔向现实、奔向未来的过程。面对一条大河,历史的雪花已经融化,“好多人 好多事/黄河都一笑而过”,只有浩浩荡荡的现实,只有大河奔向的远方。我力求在诗歌中呈现给读者一条古老而崭新的黄河。我以一个人的生命体验,写一个人的黄河故事,写一个人的黄河行走,同时,也写黄河上游那片广袤的土地和土

命的敬畏和对生活的感恩,但这部作品主要写了河流,写了与河流有关的生命体验,从而写了比我的故乡杏儿岔更大的空间,更长久的时间,写了一个用黄河连接起来的更宽广的故乡。

沿着河流行走,“一路上是河引领着我们前行/现在我们要把河带向远方/我听见河水答应了我们”。当我独坐岸边时,“下巴上长出父亲的胡子/头上飘着母亲的白发”,当我“把一件往事从头说起/一条河就被感动了”。在黄河流经的土地上,“我所有的想象/只有一个方向”,我看见“地面上的玉米秸秆/在风中欢呼着又一场胜利”。我终于发现:“除了河流 天地间/没有永久的声音/除了爱 这个世界/没有别的意义”。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河。遇见黄河的人,都会被黄河呵护。有母亲河的人,永远生机勃勃。我的这些小诗,或许是一朵朵浪花,或许是岸边的一片小草,或许是河流下的一把细沙,但它们都是我对于黄河的歌唱。

《《哦,黄河》,牛庆国著,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兰州交通大学彭青女士的新著《保安族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保安族文学史料,客观评价了保安族作家文学的创作实况,尤其在非虚构文学研究和作家访谈方面的研究,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该书是了解保安族文学概况与当下发展的一部较为全面的精品力作。

彭青自幼在洮水河岸长大,后来因地缘关系开始关注保安族文学,2016年申报“保安族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随后开始全面系统地整理与研究保安族文学。

该书对保安族文学进行了全景式描绘,涵盖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保安族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口头文学是其主要形式,也是民间文学的主要形态。保安族民间文学起源于人们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历史悠久且种类丰富,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花儿、宴席曲、谚语等,有的浪漫,有的真实,珍贵而鲜活。

保安族作家文学起步较晚,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文学。主要原因:第一,随着教育普及,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成长起来一批文学爱好者,如马少青、绽秀义、丁生智、马骥等;第二,有多篇作品先后见刊,保安族第一部个人文学作品集《积石山的路》(马少青)面世;第三,保安族有了自己的文学刊物《积石山》和《积石柳》;第四,保安族作家的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创作水准不断提升,先后斩获多种奖项,如临夏回族自治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1983年绽秀义的《柳叶青青》、1986年马少青的《艾布的房子》先后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随后,保安族书面文学创作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批作家,在散文、诗歌、小说中歌唱着浓郁的民族和家乡情怀;21世纪以来,一些作家通过独特的非虚构写作,用真挚的文字记录保安族的历史与今天。

彭青在整理与研究保安族文学资料时,曾遇到两大难题:一是保安族文学资料的全面搜集,二是对当下保安族作家作品的准确评价。面对第一个难题,她没有选择捷径或依赖二手资料,相反,她一头扎进了原始资料的实地搜集和繁琐整理中,五年来不断往返于兰州市与积石县之间,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与保安族作家多次对话,访谈作家个体等,在文学观念和情感上形成共识,使得该书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鲜活感。面对第二个难题,彭青对保安族书面文学的发展进行了肯定,对其不足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研判。

□ 柳改玲

认为:第一,保安族书面文学的影响力非常微弱,缺少领军人物和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第二,保安族作家文学创作队伍青黄不接,且无专业作家;第三,保安族作家文学创作题材、体裁相对狭窄。题材多集中在本民族的历史、风景、人物;体裁多集中于诗歌和散文。彭青认为,保安族书面文学要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只有超越民族边界,才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影

《保安族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是新世纪以来系统介绍和研究保安族文学的第一部专著,为保安族作家与读者之间架起了桥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随着保安族文学的发展,文学资料的整理与更新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1994年马克勋第一次对保安族文学进行了梳理,但因时代限制多着墨于民间文学,随着作家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保安族文学亟须新一轮的补充与整理。

《《保安族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彭青著,民族出版社出版)

甘版图书

## 让心灵的世界明亮而温暖

□ 王小忠

面对农牧区交错地日新月异的变化,每个创作者都有责任去反映和书写。《重归多瓦村》就是一部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长篇现实题材儿童小说。小说讲述了生活在甘南农牧区交错地多瓦村少年完代克的一段成长故事,呈现了新时代儿童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

通过儿童视角,将两种民族文化的相融与碰撞浓缩在生活细节中,作为叙事者的完代克无疑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他生活在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中,幼小心过早变得敏感、复杂。他恨村子里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恨他们的街谈巷议和流言蜚语,但他深爱自己生活的多瓦村,从来没有想过要逃离,反而在心底发誓,要将多瓦村建设得和城里一样漂亮。

周毛草也是叙事中的核心人物,更是解读这部小说的关键人物。她含辛茹苦地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但并未换来家人的理解。儿子不理解她,公公和她有隔阂,在婚姻生活中,丈夫一次次给她带来伤害。周毛草的坚强、坚韧和无限的包容力,是弥合人与人之间隔阂、伤痕、间隙的良药。因为它们的文化,使得小说的叙事从底线上反弹,境界豁然开朗,突出了生活重围,最终走向完美的融合,让心灵的世界明亮而温暖。

动态

### 散文集《守望幸福》出版

近日,青年作家王峰轩的散文集《守望幸福》一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浓缩了作者近年来的心路历程和真实感悟。

《守望幸福》共分四编,计60篇散文,约15万字。作者以“行迹”“故园”“琐记”“随笔”为分类题目,分别写出了他的旅途见闻、故乡情结、琐事记忆及生活随想。这部作品笔调流畅、文风清新,读来真挚朴实,充满深情。在第一编“行迹”中,作者咏诵祖国地域之广阔,山水江河之壮美。他探索景区的历史文化,赞叹大自然的无限风光,并以文字表达自己的思绪与豪情。第二编“故园”中的篇章,叙事简洁,描写独到,感情充沛。通过对故园里的槐花、麦收场景、古镇风韵及寨子的清晨和夜晚,抒发对故乡的深厚感情。第三编“琐记”中记述的多是生活小事,但无不渗透着平凡日子里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尤其是那些少年时代发生过的琐事,曾留给作者多少美好的记忆。第四编“随笔”中,记录的有对生活的感慨,有对师友感恩,有参加采风活动的心得收获。这些文章中纯朴的生活气息、清新的写作风格、亲和的叙事格调、朴实的真挚感情,读来令人深受启迪。

在这部小说中,我还把乡村变迁的思考触角延伸到了对当代乡村家庭关系的观察与审视。在多层次、多元文化交汇地带,一个家庭中,民族融合会受到日常生活细节、家庭成员的文化基因和个性、家庭经济基础、村落风俗习惯等因素影响。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伴随着社会转型,这一题材中又有一些新生成的、不确定的叙事元素,其中的变量因素主要是与现代化进程中,商品经济对传统价值体系及生活方式的冲击有关,尤其与人的变化有关。我看到了其中冲突性的叙事元素,并对其进行了挖掘与呈现。同时,小说还集中书写了农牧区群众的观念、思想、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反映乡村振兴以来经济的发展,当地生态保护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农牧民群众的精神风貌。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重归多瓦村》探讨的正是农牧区交错地融合家庭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因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引发生活矛盾与冲突。但我所着眼的是:不同个体是如何超越现实物质困境、道德伦理困境、跨越情感障碍,而在生活、情感上完全融合到一起,且如何在文化的认同与融合中,使人性的真诚和温暖尽显光芒。

《《重归多瓦村》,王小忠著,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滴水藏海

## 人勤春来早

□ 高文瑞

在京城,农历二月初一也是节日,旧称“中和节”,别称“太阳诞辰”或“太阳生日”。清代潘荣陛编撰的《帝京岁时纪胜》上说:“京师于是日以江米为糕,上印金乌圆光,用以祀日,绕街遍巷,叫而卖之,曰太阳鸡糕。”太阳鸡糕简称太阳糕,用江米做成,多层,撒上青红丝或加上葡萄干、瓜子仁等果料,涂上色彩,用模具压

出“金乌圆光”图样,代表太阳神。如今,二月初一的习俗已不常见。

几年前,偶然间听到北京延庆闫庄二月初一有焰火节,又得知这一天村里还上演大戏,如此之巧,或许与中和节有关,便寻道去看。

闫庄村靠近延庆北部山区,古称闫家庄。二月初一,夜幕降临,村民早早吃了晚饭,从四处的街巷向戏楼

集中。戏楼很大,挑檐向外高高伸出,有三层幕帷,足够上演大戏。

随着焰火绽放,大幕拉开,演出开始,有戏曲、歌舞……村民自编自演。人越聚越多,从台前直到后面房舍墙根,站满了人,足有好几百。看戏随意,妇女抱着小孩怕挡住后面的人,索性把孩子放到舞台边。

我问一位看得入神的老人,节目

怎样?他说,都是街坊四邻演的,很有意思。我又问,这习俗有多久了?他说,老辈人一直有这个传统。

想起历史上,京城中和节还有祭祀活动,“其祭神云马,题曰太阳星君。焚帛时,将各门户张贴之五色挂钱,摘而焚之,曰太阳钱粮。”左安门内有太阳宫,二月初一有庙会,很热闹,“都人结侣携觞,往游竟日”。庙会自清末逐渐衰落,直到后来停止。再问老人,咱们村这天有祭祀活动吗?他说没有。

进入二月,春和景明,耕作将始。勤于农事的闫庄人出门耕作,他们不希望山里的老虎伤人,于是便有了焰火节。老人说,古时候,村里人用火药做成炮仗,二月初一燃放。巨大声响,令猛虎不敢下山。说话间,舞台正演节目,把这段传说编成了活报剧。

正月十五过完,村里就开始筹备焰火节。周边的人也早就备好各种山货,等待节日到来。二月初一当天,村里人山人海,各种山货百物云集,琳琅满目,白天有高跷表演等节目,傍晚燃放焰火,热闹至极。

追溯历史,中和节更为古老,志书中记“传自唐始。李泌请以二月初一为中和节,赐民间以囊盛百果瓜李种相问遗,号献生子,令百官献农书。”《旧唐书·德宗纪》有载,贞元五年(789年),唐德宗采纳了大臣李泌的建议,移风易俗,“今宜以二月初一日为中和节”。这一天“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种之,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作中和酒,祭芒芒以祈年谷”。仪式内容很丰富,上至皇帝举行耕种仪式,以青布口袋盛百果实种子,赐给民间;下至百姓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一切均劝勉务农,祈盼五谷丰登。

知道中和节与焰火节同源,心亦释然。剧将谢幕,焰火又起,映出广场上一张张光彩的面庞。这一天人们充满希望,迎接春天的到来。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年3月15日)



覆膜保墒春耕忙 王将